



行为艺术的转向：身体政治与公共领域批评

The Turn of Behavioral Art: Body Politics and Public Criticism

□王南溟 / 专栏 Wang Nanming

一、赵跃与行为艺术的困境

由于赵跃的行为艺术《格子》的出现，我们又可以看到行为艺术评论的热闹场面，继贾方舟的《另类的尖叫》和程美信的《她向全世界男人说“不”》发表后，吴味写了《在意义的歧途》，对贾方舟和程美信评论文章中所出现的知识老化现象予以了批评。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行为艺术评论，最专业的莫过于对“身体政治”一词的滥用，这种滥用表面上看好像很后现代，其实是将行为艺术的价值判断给简单化了，将身体完全等同于行为艺术的价值就是来源于此。赵跃用了身体，所以赵跃的行为艺术是有价值的。

在我的批评理论中，行为艺术有一个从

早期到当代的转向，如果人们不从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的重写中去研究就不会对这个线索有所了解。举例来说，有一部分行为艺术虽然用了身体，但是身体不是这个行为艺术的全部，正是这样，我在《观念之后：艺术与批评》一书中重新讨论了谢德庆的《打卡》，正像我说的那样，“从潜意识到公共领域：谢德庆对行为艺术的超越”。当代的行为艺术其实是在最大程度上克服潜意识的行为艺术，而重在重构公共领域的批评性。所以这种行为艺术——如果用身体政治的话——一是将个人的身体连接到社会中去而不是对我身体的任意支配。就像谢德庆的打卡，身体是一个作品实施的过程，而不是最终表达。谢德庆每小时打一次卡，打了一年，这

当然是用了自己的身体，但是打卡行为艺术的核心指向是，白领生活及其他他们自认为的美好社会秩序。也正是这个原因，我将谢德庆的《打卡》作为当代行为艺术的开始，当然不是说谢德庆就是唯一的在这个领域的行为艺术，而是说谢德庆特别具有个案的价值。

二、何成瑶的行为是一种身世告白

有了谢德庆行为艺术中的价值，我就可以继续讨论其它的行为艺术作品。就像我要在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策划何成瑶的行为艺术的小型回顾展那样。我同样重新对何成瑶的行为艺术作了评论。

裸露身体是何成瑶行为艺术的一种方式，以至于何成瑶在多伦现代艺术馆实施了

《广播体操》行为艺术以后，遇到了大众传媒和几个美术评论家的抨击，他们用何成瑶为了裸体而裸体来否定她的作品。虽然如我分析的那样，光裸露身体已经不能构成当代的行为艺术，而“身体政治”的行为艺术要有具体的问题情境。这样才不至于将身体政治变成宏大叙事。何成瑶裸露身体的行为艺术是在用她的特定身世。她有一个作品，自己裸露着上身，手上举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她的母亲，也是一样地裸露着上身，何成瑶的这个行为其实是对自己的身世道白，她生于1960年代，当时她的父母还没有结婚就怀上了她，为了要不要生了这个小孩，何成瑶的父母讨论了很久，最后决定生下何成瑶，因为是非婚生子，然后何成瑶的父亲就被开除工作。她的母亲由此成为精神病患者，然后不停地裸露着上身，在街上乱奔乱跑。何成瑶要用自己的裸体与她母亲站在一起，她的几个重要的行为艺术作品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而展开的。自己裸露着上身与她的母亲合影，是其中的一件。然后在自己身上扎针又是一件。这件命名为《99针》的作品，也是用了何成瑶母亲的身世。为了治她母亲的精神病，家里找人用了各种各样民间偏方，扎针灸是一种。何成瑶在小的时候就看到了她母亲被捆帮在门板上扎针灸然后痛得乱喊乱叫的情节，何成瑶为了展示这段铭心刻骨的记忆，用自己的身体扎针，一针一针地扎，直到晕了过去。

“身体的噩梦”是何成瑶这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倾向。而“为何成瑶辩护”是我策划她的展览的动因。通过对行为艺术必要的解释，尤其像何成瑶这样的作品，主要是告诉观众看何成瑶的作品要看她身体之外的语境。由此，何成瑶的《广播体操》一样地不能用简单裸露来评价它。回顾一下何成瑶的这个行为过程，用封箱带一圈圈地绕在自己的身上，粘的一面朝外，广播体操是集体主义留给那一代人的记忆，何成瑶做了一套完整的广播体操，在广播体操其间，由于封箱带粘性，而使得她每做一个动作都要将粘住的四肢给拉开，这样在一粘一拉中，既有撕裂的声音，也是对一直被粘住的身体反应，何成瑶就是通过这种行为方式，让身体要挣扎开的痛感给传递了出来。

三、身份的焦虑：“互剪旗袍”行为艺术

由四川美术学院二年级两个女生熊雪佼和徐璐实施的行为艺术《互剪旗袍》再次引来了观众的种种指责，这是艺术还是色情？因为这次行为艺术正是由两个女生相互剪对方的旗袍，直到露出内衣为止。

我们从来没有对行为艺术有一个很好的学术上的讨论。以至于大众根本无法获得理解行为艺术的基础，尤其像《互剪旗袍》这样的行为艺术，大众传媒拿着女大学生、裸露身体这样的字眼去吸引读者的眼球。尽管实施行为的两个女生，她们最后还穿着内衣而没有完全裸体。

虽然艺术与色情是有严格区别的，在我们现行的法律中就作了必要的区分，但何为艺术？何为色情？却不是一般的人能区分的。所以先引入学术讨论远远要比简单地定性来得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艺术能否得到学术上的发展。而我要明确说的是，《互剪旗袍》不但不是色情，而且就是艺术作品。作为两个大二的学生做出这样

的行为艺术作品，可以进入评论系统了，这种能够受到评论的关注不是因为她们敢于用身体，而在于她们将身体用到了特定的观念之中，从而构成了对我们现在流行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至少是质疑这种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教化。

旗袍是中国女性的身份象征，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旗袍作为意识形态的负面性，是将中国女性只规定在东方女性的范围内，而这种东方女性的趣味既是西方后殖民对中国女性的“它者”化，也是中国在女性问题上的自我殖民化，人们平时都很自豪让中国女性穿上旗袍，也很欣赏这种中国旗袍，但这种旗袍的背后却是被后殖民培养起来的虚假自尊心。由于旗袍与东方女性的美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认同，才使两个女生的《互剪旗袍》行为有了价值。这个时候，《互剪旗袍》不只是剪旗袍这个动作，更不是剪了旗袍来色情表演，而是关于那种在旗袍所规定的东方女性与想要游离于东方女性之间的身份冲突。当然这种身份的冲突在《互剪旗袍》行为艺术中处理得非常的焦虑，而让这个行为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戏剧性的效果。

如果是彻底仇恨旗袍，那么最过瘾的做法是自剪旗袍，但旗袍的文化属性已经深入人心，尤其在东方女性（当然是被规定的东方女性）中，它成为一种礼仪的代码。自剪又于心不忍，不剪又难以走出被殖民的东方女性身份，互相交换着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其实就在两个女生一刀一刀地互剪旗袍中，也是一次一次隐喻了对东方女性这种身份的焦虑。

在今天的艺术界，我们已经不讨论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艺术，因为当什么都是艺术了以后，对艺术的讨论具体到了这样的话题：艺术家用什么样的视觉方式来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让观众思考。《互剪旗袍》就是通过这种行为方式提供观众反思——我们陶醉在东方女性美的时候如何抵制被意识形态化的女性意识，而剪旗袍是她们找到的表达这个观念的切入点。互为剪旗袍是对剪旗袍这个复杂心理的呈现。

There's hot discussion about behavioral art recently. The most abused term, through the present criticism, is body politics which sounds to be post-modernistic, however it's in fact reducing the value of behavioral art, equating it with body. There's a turn for behavioral ar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o present, which can only be comprehended by studying the history and theories of art. For instance, body was used in some behavioral art, but it's not behavioral art itself. Contemporary behavioral art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unconscious one. Behavioral art—if body politics is used—is to connect body with society but not to use it at will.

That's the reason why I make Taiwan artist Xie Deqing's work Da Ka the beginning of contemporary behavioral art. I don't mean that he is the only one in this area, but that his work has the very value of case study, with which we can continue discussing about other works.

We are no longer debating on what art is and what's not, but on what is presented and what visual pattern is adopted by the artist?